

黃石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張煙叔集序

思曰煙叔長于黃子者十歲初見黃子雖淺折節未常北面時黃子方起海濱尚未為諸生而煙叔與兄紹和已皆有當世盛名漳人比之陸後亦暨悔其學而學焉在鄴山始以白首北面退就弟子之位一時皆驚曰此河汾王孝逸姚江從吾道人也然黃子喜自引避必以兄事煙叔不衰

子斤斤守經六十年矣自謂迂愚言無枝葉誓不執筆于

文人之前張紹和文章炳蔚言行清茂相知三十年風雨

雞鳴懷抱不舍罪雲羣玉百二十卷中未嘗一為之序

紹和有罪雲閣集六十卷羣玉樓集六十卷晚隱萬石山不應公車益多所著書遺集亦數十卷但未刻本海內無復知者今所刻百二十卷亂後亦少傳王弼州李太必張汰沃集太繁重亦文人之

序之守曾氏之言以多華少實焯掌自克卽不能忝雕及樸
亦當臥寫澹寄見其嘯旨而已奈何遂從此降階爲之馳
驅乎紹和垂歿以遺集授煙叔曰何可無黃生一言予在坐爲
位置六七百字竟不就緒黯然別去嗚呼世有紹和必能
諒予于文章之表雖起地下相視而笑笑一作哭自非紹和則
擁彗夾轂左右從之猶無所別識也煙叔少紹和一歲予
少煙叔十歲予與煙叔兄弟交時未爲諸生而煙叔兄弟
汲折節以爲是當以德誼著于天下予今旣老無所成立
紹和已歿而煙叔俯首方與予尋先聖之微言考前賢之
素業澹汎夷猶于鄴山諸翁之下令紹和在必啞然發歎

謂吾弟薄機雲而爭游夏之位也嗟乎文質何殊鵠素鸞
青義不相假紹和而在不以煙叔爲晚癡可知矣煙叔蚤
歲嘗類子史奧乘二十餘卷命予序之予默然遂爲輟設
今煙叔集成又三十餘卷不爲之序世必有疑煙叔之于
予與予之于紹和者然煙叔之于文章嘯詠和暢韶令自
然不以此泮其性命雖爲之降階馳驅可也

蔡端卿集序

思曰端卿處其孝子也名保顏詔安人隱于柳谿
之上日以著書自娛其友林忠簡公爲之刻孝紀
一書有集數十卷不
肯輕示人黃子高之

蔡端卿方今褐玉之彥情逾其貌文逾其名質之往哲植

君山之疏篤潘安仁之藻妙以昔當茲未之能過顧時未
之尚也夫神鱗絕羽揆者斯難必使人操繩度虬置鑑慕
鴻上下冥冥以髣髴其羽距之間則見之者寡矣端卿遠
海高丘闊目蕩胸至性所吐蔚爲文章包橐古今廻翔若
游龍然端卿猶過自謙託不欲以文藻掩其至行故使世希
見者而獨晦其迹於澹澹竦峙之間夫古諸交流屬筆頗
就則必游宛出洛邀鄴乘京以耀諸市井自致價譽而端
卿以爲不可也端卿旣三十餘謝其尊人居廬墓側采蓼
聞鳩肆其餘力益爲沈丽妙逸之言幽者當思嬉者當慕
若此則可矣自昔以來工文薄行君家中郎孝德所至馴

免連木以爲撰著華實斐然猶不卒命以挂于士大夫之口則如端卿者甚哉其難也端卿與僕家相去不四十里相晤以來纔四五年僕于端卿神相近如一跬步每歲致書亦如一朝夕也而端卿獨于僕相望如數千里歲一致書如千百年者豈僕獨近而端卿意獨遠哉端卿似謂僕有他采欲摩蕩而就之然僕實多慙自謂與端卿如璣之與璧雖集百藻欲置璇行猶望序間宛然辟之而端卿猶欲然不自知其美貴彼所謂孔鸞之姿自顧則不妍照于水鏡則疑彼之殊此者也

郭正夫集序

漢人敦尚文章慎教令每一紙書未頒播必使諸文學奇麗者討艸然後乃下朱博武吏也其所傳教雖數行皆沈淖可觀黃霸以循良入拜聲名少損疑其文采不逮前人郭正夫讀書東觀以秀穎越其行輩及在儀曹綜理碎務與館伴語咸博奧條達爲外國之所傳誦又方韶年厲志聖賢之業俯視華僑相如輩爲竈下隸人於時天子方貴吏事不以文采責公卿正夫亦慨然以爲華容青神修能所屈遠出長沙而上譬之騶虞不作圉蔚雖其性然亦有所不爲也正夫旣以學憲治建中士益好古繡補龍骨爛然比屋之下會漁梁盜起正夫手握兩印朝馳浦城暮殲

其渠首而歸江右諸郡又方怵于風鶴藩府倉皇利用遷
國正夫身佐撫軍提一旅西扼杉關七建之士用有底定
嚮令正夫身坐石渠口嚼藕汁手弄柔翰卽日賦百韻詩
批敕十數道其所成就豈可令華容青神見之哉卽使朱
博在此勸令持歸俟聖明出亦嗒然未有以對也故如正
夫者所謂備體用適于通變者也今世推頽人才愈下文
吏不武坐爲宵旰所輕誠得如正夫三五輩張維振綱天
下廓然何必誦蒹葭而愁蒼霜乎

張凱甫集序

王子山李王孫張凱甫三人相友善也胥假爲樂寤而詰

別各數百歲視所不足昵于帝子賡肆相續故世之霑化者莫三子若也子山謂王孫曰吾年二十東至泰山學于鮑先生鮑先生以吾似屈平夫天下之有漪蘭者其獨湘沉乎水淖以清蛟龍是生螭慶所從五色上翔夫吾將以是神王孫曰然以子之文齊入汨出鼯鼯蜿蜒故殊于常鱗雖然子長于紉伸摧隆起窪而短于鏤鏤斷物肖形吾少而學于王姊王姊以爲吾似子嶠吾將飄然呼雲耕龍以遨于天門凱甫曰噫子二人者皆過矣夫才者水洧之自然莫使之然命者火宿之舍各有常舍而二子皆制之一以爲已造鑲有齒而爲之舌縛有脣而自呼其名謂是

相濟而歿不相覲若藟之與薺且吾之與若若之與彼皆
夢也夢淵而爲之平夢天而爲之嶠與夫夢平而天之夢
嶠而淵之彼已更舍而吾猶尋其主人翰鳴夏而噫蠻鳴
冬而幽雖更百年其音不加柔冷以子之蜿蜒易子之鏤
鏤以而之卷婁易吾之榮腴而誰爲蚤蚤誰爲駟驢子山
曰不然夫才各有所不盡道久而後并元愷淵騫焉知其
科菖蒲之淵其流爲河吾不學平而與平爲親而不學嶠
而與嶠爲鄰吾不學子子不學吾二人而臞腴相資豐約
互勺故吾之學視子則蚤子之學視吾則老也吾與王孫
有十年之獲而子有十年之稍則盡矣進吾與王孫子得

七十焉凱甫曰噫吾始以子爲先生也今子其後歿也狸
之首不以逆虎鼯之尾不以逆豹魑變成行或蹠或踣八
尺之臬以量日月千古不竭而吾與子又何盡爲雖然吾
將安歸乎王孫曰已知之矣吾之似子晉不若子之似子
晉也凱甫曰然夫望而不可登者其體削也登而不可望
者其才伏也采而淪淵者珠也氛而揚天者玉也君子之
道望不眩其目陟不傷其足蹈淵而不悲戾天而不顛鳧
短鵠修何春何秋吾勿而夢登乎崑崙長而游乎武夷之
丘吾北望峨華南望疑羅皆無不似武夷者夫其嵯陁曲
軸嶢峭岬徑大小不齊而要之幽雋達于性命如入五臟

搜療其病夫是則已矣吾推之環瀛之洲崑陵之宮錙壇
麗譙無不如是者則亦且盡矣以爲我所自造則造物者
先貌之我敢謂不可假命二子曰武爾爲湘沅夷爾爲天
門吾因以濯足而呼其闈又安知而爲子山而爲王孫且
夫才盡者不在大道并者不在久水石之穀而有珠綺膚
寸合雲而兩千里孰能斂達巷氏之俎以奉有彭之祀哉
于是子山王孫相視而笑故天下之爲霽化者莫三子若
也或告之藏史曰甚哉諧者之怪也王子山李王孫張凱
甫三人者相去千歲矣或比而游之以爲時倫藏史曰噫
子烏足以知之乎實沈臺駘之去晉鄭千歲矣而猶爲賢

人以厲示公侯王子山李王孫皆有駭衆之才而天子英
年傳薪馮靈必遇其人才盡道出而後迺畢至于凱甫近
道矣道合而化才滿而息息而復歸于一子烏足以知之
乎曰中郎昌黎庸知之乎曰是友也陋于知人心然則誰
知之乎知子誦父王叔師張紹和或足以知之也

徐晉斌詩序

思曰梁山徐孝廉明彬常問業于榕壇然狂者也
日以詩酒自放丙戌八月閩事潰不樂憤而
痛飲甫入山一夕大醉
而沒遂存其志異哉

天下皆無詩也徐晉斌獨能爲詩何也詩有風有雅有正
有變有大有小有頌其大雅正變及頌皆王臣元夫遭時

盛衰起而裁之藻士韻人不涉其藩不解其器望色而臣
國風小雅正變之間藻士韻人或與焉而學問久疎意
慮不遠勉黽酬對不本于性情艸靡流連終垂于禮義言
無關繫語備淫傷若此雖不作詩可也晉斌來京師數從
子稱詩及子放歸俱修初服四年以來觀其衆作有國風
之不淫而去其好色有小雅之不怒而去其怨誹讞辭引
類抑志揚芬言者無咎而聞者是諷嗚呼如晉斌者始可
與言詩也矣天下之稱詩者興觀雜致半爲狹邪羣怨之
林如連師訟鳥獸艸木數言可括爾雅之緒寂無聞焉雖
復假衣藻火擅貴國工猶蒙崔盧以爲門第雖迫真唐人

吾無取焉耳

張觀察詩序

張九一與余居同里住同年天下之稱交好骨月者莫如
與九一若也予束髮游梁山與戴伯子交斂斂于蘇李范
班之言四顧無外既見張九一獨湛溪沖融招雕及素謂
文章事功性命道術皆合同而契予始憬然還其初業故
予之蚤要宿不自顛墜則九一之力也九一居浦東予僦
舍從之相去數百步舍傍石岡可坐數十人危松七八株
虬髯婆娑皆千年時物予每過九一必出壺殮潦倒歌詠
相笑而太公及登第同事博羅韓師子乘蹇驢僦舍十日不

可得九一乃分子萬萬僅一曲室九一自移近煤竈置予
正寢中予了不自知其乖誕蒼頭買紗帽歸予笑問龍場
丞冠與安樂公帽分別何處九一但云受者自知不怪也
予計天下之偁骨肉交好者獨予與九一耳九一旣從卓
異領南銓敷歷中外屬詠日多予時時廢歸每誦登樓去
梯之言冀逍遙自放擊壤全生雖甕鼻穿槌無所不可而
九一乃從嶺表寄其晤言興會所託雲蒸霞舉倍于曩時
是予所投老終媿不逮也予觀古人神理所託鮮有能兼
龔黃乏四始之音崔蔡缺二康之蹟萬石以馬尾鳴恭漆
園以龜泥自逸季鷹適志于邁往子臺全真于鄙樸皆崇

質者遺文堅幹者汰韻必以無累之器芟于修能入碎
之才完芳寺道苑亦獨吾九一耳今方岳多賢嶺表無事
九一幸善飯與羣公敷化宣布德徽聲施無窮予得免于
中道登印石弄梁雲時出諸編倚松灑然正不異曩時壺
餐相招潦倒言歸也伯闇又云張觀察詩自鍾陵至嶺表
乃益工良得江山之助信然則蒼梧陽朔奇岑甲天下九
一異日詩當益奇予旣倦偁詩但慮九一與予情事世無
復知者故略舉其道諛相與之素如此

陸侍御諫艸序

思日子觀陸清源談壬癸間事而泣楚
豫旣傾素晉又潰羣小方張相呼于內

方禘宗時天下無事爲侍御史攬轡行部察諸吏廉墨操
白簡隨之以上報天子不安黎元不動聲色朝上夕可卽
不得夕可油雲殷雷已先沛然昇之矣遇大節目言路正
色以匡黼屨斗柄無以伸其能芻側無所食其意雖爲侍
御史猶行宰相之事也今天下多故四方善敗當軸不能
盡知而飛走之倫芻經側出轉相考核視賄輕重以爲高
下雖左雄周舉不得挺笏以論八州之務先是數年當軸
頗厭言者欲以仗馬風示牙路用老臺長最緘默者立致
綸扉以爲不鳴之雁與屈軼齊等意天下翕然從之而天
下言者益不可止四海蝸蟻從是覃異如今之時欲令繡

衣從上前捉中官搏皂絲之輩付柱下豈復可得哉皂絲之輩不可付于柱下而鳥聲獸音飛走相呼者益驕蹕不復可治故堯艸之屈伸爲虞廷之衰盛占國以言理身以舌不可易也漢時桀驚如董卓段熲之倫猶不畏御史大夫而畏城門步兵校尉謂是甲仗攸屬乎亦猶是柱下惠文之務也勿論往時卽如邇者左楊二公舉趾樹頰閣中諸老咸仰之以爲動靜安所必宰相者皆坐綸扉闔綸扉乃辨宰相乎李愬不失色于蔡州而落膽于溫造張禹能使天子下拜而隕節于阿游士君子所匡扶弼直固不在名位也今楚豫已傾秦晉繼潰李德裕裴度之倫束手于

上皇甫規張奐之倫裹足于下而談者猶以正先趣亂責
責于斯高南容正言寬身于崔董豈不過哉古人有言夷
魚難爲容容多福誠使天下無事擊壤隨嬉援琴以應
躡舞蹈而協簫管雖慙良起宐若可爲也必使四海鼎沸
兕虎爭鳴而欲守容容之福以排夷魚之難吾知其難矣
今天子聖明于三代寡兩而綸扉諸賢猶以押闢之說操
縱言路餌之以鼎實怖之以刀俎化之以水火調之以梅
鹽若是精神以籌邊計審人才卽不得七八當一二遇之
而卒汎汎無當者是聖天子之所感泣亦陸岫青侍御與
不肖周之所以共恥也岫青按吾鄉甚有法其行誼文章

在壬癸焚艸者周間竊覩之矣以侍御而修宰相之業蓋亦將在于此也

張鯤淵燕喜帖序

崇禎十五六年張李諸寇躡于楚豫鳴鏑所至烏潰獸決巨藩名都聞聲隕落者不可勝數于是寇攘所在蜩沸七建僻在巽維無戎馬驛騷之苦其賦役不加重于江南而牙孽相煽鋌險嘶風遂多宕心南安仙游之間嘯聚日繁浸不可治以聖天子知人善任鐘鼓効靈用我鯤淵張公秉鉞破斯大磨厲之乃克有定也旣而漳南羣盜復起梁良賴祿之徒磐踞溪阻虔我人民戕我將領攻城圍邑馳

賊頑獷無機或迫于衣食逃歿耳可以義激此間易衣食
無故走險以是翔鷲此門不閉雖破斧斨無救也而公又
慎密善將將方移鎮時業有疏寬身至漳中闔轅門數十
日賊不知公何爲但云公不數日歸吾從大將軍左旋右
抽也于是諸鷹兔咸就絲無逸者先後破除七建諸盜賊
凡十有起皆近不踰旬朔遠不過歲時所用儲胥不過萬
餘耳以視皇甫義真之于黃巾裴中立之于淮蔡可謂事
半功倍矣古曰才難豈其然乎于是吾徒咸有歌頌爲引
其端焉

駢枝別集自序

駢連也枝離也別立流之疑也其爲書駢連枝離源同派
殊然不知其作于誰也聞之友人稱其人夙年著書數十
萬言明天地之道帝王之義萬物變化之紀極博窮微世
猶非之以爲今之人未可與語此也乃復卑貶其論紆曲
其說取裁于晉魏之餘以自託乎鏤雕之末其大要欲與
世爲通而又恐人聽之易故比之以滑脂又澤之以藻米
也然其持論不一往往自盪是非多繆正反錯置今之人
竟無得而稱焉

施忠介公初度序

吾觀民情而知王道之易也吾漳以南左海而右山祛壤

不腴其民易動蹂足而驚視然率畏法嚴事尊上如躡小
艸噢之立起先是數年以輦轂之不寧逃聽有違諸獫子
僦然舞于是皇天子亦灼知每宵盱致意守令適我使君
四明施公來守吾漳加意煦咻與百姓更始下車不數月
諸獫子強半解去又一載而潢池肅然天吳之鬣比于游
魚海內談者咸云鐘簋是靈嚮不值聖出波濤鱗鬣卒未
有定是誠然顧當漢明章時天子亦聖明諸公卿亦綜覈
急于吏治而潁川渤海之間長誦黃龔者何也天子治聲
郡刺史治實堦箠之吹叶于廣樂令百姓不見堦箠日聆
鈞天者耳熟而外猶之調刃矣施使君旣明敏洞達政要

所傳舉皆朝試夕効又自以堂高未悉諸邊苦常單車周
歷海澨枝桑岐麥所至種發海外帶佩亦以此盡解百姓
見公來咸聚倪髦倚杖歌吹問無恙以爲快樂夫公與百
姓亦各何私離屬之若此也周諺曰何知水深苕本經尋
何知水肥苕末如錐使君之于治本深矣古昔郡治問異
政者則夾鹿遶鵲以爲奇祥夫是細族何知必若所云衆
鳥之羨狐猛獸之伏駮各有操術以耀其神武則質成之
諛衰王霸之道息是師曠所傳誣君子所不豔也君子秉
道千乘而君之愷悌以爲澤不回以爲祿不殺不辜不行
不義譽不勸毀不沮故其百姓環滙無狐駮之駭有鹿鵲

之致故洄酌之詩作而清風之誦出今天下方治聖化淪
洽下親其長民媚其上使君以吾漳一隅舒其左臂東振
滄海通甌粵之道舒其右臂西振崇山寨汀贛之穴不動
干戚使鎮帥解其蒼黃天子釋其南顧遠望狂濤徐風不
驚卽扶十邑之老躋公湛觴坐進三代之上非遠矣就使
桑土時愍陰雨間作吾猶得色笑泮林以懷飛鴉之音夫
分蝗殊境者豈必并界俱神負贄渡河者豈必斑文盡絕
哉以使君之意必令天下熙然駟虞成羣同穗盈車然後
進衿紳雅歌鹿鳴奏中和之樂則次公退而收聲王褒坐
而輟頌矣嘗讀漢史見諸循吏無甚偉績唯謝夷吾名對

決事天子自設屏風觀其拆獄頃刻百十事雷動甲折至
令天子爲之咋舌奇創無兩及見班孟堅所薦夷吾書上
方周名下擬僑盼迺知鳴鶴之音達于九天不虛也僕旣
闕迂學遜孟堅而使君才駕于夷吾安得一日從天子屏
息廂廡之下觀使君奏事載彤管令兩吏徐舉之乎今正
聖主之元年日至道長與使君覽揆相會諸生幸以吾言
壽使君使君必知吾慙者不復爲諛也

浙試錄序

崇禎三年秋八月天下當舉賢書於時東疆且靖矣海外
殘寇過滄溟者亦鳥翔不下天子方舞干羽令諸臣共矢

文德而臣道周與兵科給事中臣某得將事浙中臣顧影
惕然自念初春臣自七閩攜家渡胥江 未退行人縛
馬足不動臣對妻孥言吾已辭墓出山此七尺非復我有
誠淹滯一日有如道路約四十日走都門折箠繫書陳其
蛙志顧忸怩自止者再臣觀天下懦不文未有如臣者也
臣爲書大要言殷高周宣不制勝無以中興聖天子明德
照天下國家年曆於今始泰宐及此克詰撻伐躡其驕暮
不俟六月可奏膚功臣度意無甚異人又談者猥多引於
非分徒插筆取笑曾未幾時 遜出關三輔廓清臣承乏
遂及茲命臣於是宐辭者三臣自少爲文未澤於德長

談仁義逢盛時無起衰之力而浙爲首藩天下之所瞻顧
宜辭者一臣負土守樹先後六年芝兔不徵而蓬蒿日長
匍匐覩堯舜意願已足不敢復梯榮宜辭者二臣旣攜家
窮日夜趣輦轂見險不止無尺寸自効又持襖被南行爲
隱子所嗤誠愧非望宜辭者三然方循牆爲書生誠有所
不敢故臣觀天下懦不文未有如臣者也臣蚤歲在海上
未識胥濤日在島中讀陸宣公書見其文寬詳洄互謂是
安瀾猶有文人之意輒寘之去今三十年論其世復其書
求一語之似不可得旣束帶及見先臣葉少師時稱湖學
分署兩齋別兵農水利算數之務斷斷可行臣謂此場中

不過是一段題目古人六藝服習終身令分別出途於曹
郎中一簿吏手耳試在天下何所幹濟今士燥髮摸孔孟
衣冠談笑無所不似逮其離經爲天子使回視兩家如未
通姓卽欲程以世務不過取幾種要書割截諷誦大小數
十條稱通達人矣天下事獨領見奇羣習之何所不套以
聖賢語著令念誦白頭尚如此卽復按數舉孝弟力田亦
與門廕納粟同科安得一藝上周孔之路然去今未幾年
求一人曉兵農算數亦不可得臣於是歎知言知人之難
也仲尼平居以大辭觀人傳爲家法一日對魯公乃云辨
言不足爲治子順對魏侯亦云知人甚難不如漸引之於

禮夫自有虞以來敷納明試舍兩知無稱一旦對君上輒
易前辭臣疑其必有所試今身自試士優洋之未知而勉
勉學爲辨言憶在往歲蓬跣單衣出闈自誓謂如此不如
蓬藁旣冒昧拂拭又操是以課譽髦之士卽欲先教敬而
後觀心當於何日始乎臣始拜命出掖門遇諸同輩咸云
浙中風尚近大異爾當何以砥之臣唯唯對何所用我祇
人爲者每一先輩出典試與科臣俱相鄭重必云崇正體
蒐真才而山川所貢神明所致國家累澤所被前效儘如
此矣昔人亦云韋布之士出言動君相繫於精神精神之
動豈可學哉必執我見變行墨粹然而稱之反恐以是賈

偽如臣意欲人皆法周孔敦尚仁義一往溪造爲自得之言夫溪造自得之言固督責剽襲之所不至也士不談仁義旣數十年如親父子老別不識頭面驟呼之真聲發其汗泚而已正恐汗泚而後此仁義相呼法周慕孔者又成套事宇宙如許大風尚所赴何在不波要加此心獨得之下雖隔一壁豈可告語志天下者不復知有鄉國志千古者不復知有天下今士望浙門不問何處便云于忠肅王文成且如忠肅文成所處變革功名之際使周孔爲之亦豈僅如是已乎人患不溪造不能自得於千古上下徒仰面就人一日服官亦唯唯紙上問左右趣止其高者乃雜

米鹽修一節貌澹泊以自覆其於聖門辨言知人之道則
又末矣今天子聖明負出百世寤寐既三年未有物色出
傅巖之下生平治精神不能玄感而徒就行墨辨奇正別
醇醜以邀一旦之遭亦何所貴讀書為者士階級固無量
周孔而下陸敬輿王伯安而上中間位置尚可十百人毋
曰天目台若不避岱華也

冰天小艸自序

思日凡二十有五篇子為言亦在京師銷夏時所
作時天下將亂王畿李贊之言滿天下世之治制
舉義者不歸王則歸李歸王之言多幻歸李之言
多蕩凡不則不潔之言皆形乎文章子憂之謂謝
焜曰為王汝中李宏甫則亂天下無疑矣吾將救
之以六經辛未四月五月乃伏枕為之皆自意向以

自道其懷與世之爲制舉義者異倪文正公見之喜甚爲之論列示海內大江左右爲之一變士之以六經爲文章蓋自冰天小州始也

仁義之教衰則文行之途塞文行之途塞則聖賢之言無以命的於天下古之君子本仁於身修義以及人然後布爲文辭其高者繫於清微其堅者以藥石天下其平易通曉使治忽善敗循之共白也其所未白者以勸人靜正反之墳典端居淵尋疑難辨折然後不逐於聲色嘲笑僮始料得之事故白者以白其道章其志未之白者以揆其繫深其義故學問之道不廢也今之君子爲利以考文爲文以飾行苟取習俗以誣聖賢以愚黔首以誑天子其稍有

意義者選妙徵雋自命而已其平易通曉則里巷之所周
譬揆於古今治忽善敗則蒙然未視見之而喜去之不思
自是而學問之道可廢也夫苟有令捐聖賢塞道德則止
猶是制也而顯棄其教以仁義爲迂褻高堅爲僻昧則閭
巷白望者皆可臯比自命粉艷而耀先王之業即使天子
一旦顧盼詢治忽之故善敗之紀亦將瞬眙舉所熟習
聊且以對則是聖賢所教人仁義文行爲權利貿易者
道藪也且無論聖賢旒冕在上但使其妻子董之見是良
人者脫冠帶弛竈下其情態言說具僮媼之所料得而出
巍冠坐高堂衡量天下無敢難者退而私怪此其方法豈

可使兒孫復習之乎故天子而修聖賢之治則必通聖賢之志通聖賢之志而後有得於治忽善敗若白不白之理而後其公卿大人有所別譽以爲典禮上不失先王之教下不失髦士之所履視故進而可以相習退而可相道語也予老矣少寡疑難長而無所進自以誦述皆里巷僮妯之所共白然猶以是費其言說將還之童穉以考初業使後之爲聖賢者有以相質而定其白黑故復伏枕爲之前後得二十五篇

馮母貞孝序

思曰爲馮冲之母陳作冲蓋慈谿二馮之弟也馮留仙元颺人稱大馮君馮邦仙元颺人稱小馮君

皆有至行
與黃子善

延叔堅達人也謂仁生于孝猶條華之于根柢故自漢而
下多言先孝後仁者况在婦人景響之賞或值不娛獨且
奉人之祀撫孤寧親則節生于孝孝又難于節明矣慈谿
馮冲侗儻善讀書本其淵泉出陳孺人孺人既蚤單元冲
甫四歲栢舟沈苦俱勿問顧爲季婦從娣姒事太恭人四
顧敦貴獨煢煢以孝聞其外內無間何也馮冲嘗著書言
明興以來事功節誼皆駕古人文章一途獨爲不逮如馮
冲意當謂文章難於節業如僕所云孝難于節也抑當謂
節業生于文章如叔堅所云仁生于孝者乎士君子之有

文章猶婦人之有洒掃練饌生而有事長爲家秉其氣志
中治婉婉之容達于心面感多燕譽琴瑟掩其機杼至貧
賤乃纂組自食最下呻嗷則中婦提筐而去之由是大小
皆有以自寶太姒之葛敬姜之織與諸女兒菅蒯麻枲精
麤殊習經緯一也使文章不及古人則無爲復談節業矣
以余所見通顯貴人皆具神意善文章大不幸久于沃土
熬白刺肥塞其天穿爲媚好易金幣揚揚道路則老歿無
采耳慧少年稍任筆墨告以古作者十年一賦三年一州
則傲挺不爲也夫豈其源泉與波瀾遂合哉勿論遠事馮
甄甫生于高門

思曰留仙字爾賡一字甄甫太僕若愚之
子舉進士仕至天津巡撫有聲與弟鄴仙

相友愛身主家鄉仙一無所
與一針一縷必取諸丘嫂
甄甫獨矯首馳驟以王濟阮咸不爲所劣馮冲繼之又復
高寄控送典墳有布衣雄世之思所爲倚撫利病蹈躒應
陳浸及孔楊又焉在不逮古人乎且是數者不領其本皆
遠于道率大輒軻乃有以自見一尺之券百日與易窮士
成文鬼反其唇大家富媪坐高牀使頤耳聞秀感罷組練
聞人道節孝泫然不敢吐一語者足不若屬屬不若足天
下無道則道在中饋是陳孺人所以卻迹謝其宗客也今
馮冲謂節業可以及古文章獨不逮者謂宣文周官絀于
竇氏之尚書憲英明識下于叔姬之智乎以馮冲意謂天

下之勳詒易建文心難盡羣世豪顯所羸馬敝車筭手春
足與古人爭道者曾不能發筦楮之色與彪炳之皮則亦
已細將使絳灌籠首以謝詒捐蘭尚鋤心而降景宋則彼
所爲爛斑焜耀蹲蹲坎坎者愈下矣曾參曰九鼎在列猶
有慙色唐諺云鹿修熊白與笞俱食夫使馮冲羅四海之
鱗七九雲之翼剖髓鳳麟擇雋而進之猶或可值也必使
游夏盟手淵騫捧筆日從膝下書躑躅之戲以爲茲樂則
恐垂老未之有遇爲其求之不遠取之甚邇恃源以合古
之善建兼至者則焉甄甫已抱書簪筆立于杓斗之間何
必仲尼曾參哉同籍馮爾故與予至交

思曰鄴仙字爾敬
與黃子同年成進

士仕至兵部尚書事兄雷仙以至涕聞兄歿哭踊臥于地
不復歸宿內七日而歿兄柩前素以兄事黃子交好如同
生善文章其于仲氏則又兄弟也敢因而問之並以質之
太孺人爲是陳言擇雋不前耳

盧母節孝序

思曰是母也爲張太守女爲盧司徒婦少小通詩
書終身集于蓼有司何但以孝節聞朝廷何但以
孝節旌黃子疑其未盡也蓋知母之有五德焉曰
孝曰義曰節曰儉然後以慈領之是古之所謂慈
衛也因爲解
老以贈母云

老子曰天救慈衛何謂也國食于其母家食于其母高閭
之門內無慈良其實不穰故夫天下極豐百榮憤張衡宰
不慈撝臂自雄瘞狗相伺其轄必亾家道將理厥有士女

以姒以續以爲徽主故爲慈以救孝孝以救義救孝則天下歸德救義則天下歸制爲慈以救節節以救儉救節則天下歸信救儉則天下歸利焉故禮以衛貞財以衛清至衛歸慈乃與天鄰天道之所尚慈者以爲露雷風雨皆出于地地皆不任而獨自以爲牝鞠鞠然使生者得以養歿者得以葬如此而已易曰先迷後得無成有終救迷而衛終不樂以人名而名之于天故曰含章以余所觀盧母張孺人天衛之矣所謂天衛之者孺人之嬪于盧甫可逾載祖德不殄而孺人有子蓼荼叢集垂四十年內有喪祭之揀外有睥睨之釁天救盧氏則必以慈衛孺人天衛孺人

則孺人始得以慈衛盧氏故盧氏之有孺人所謂天救孺
人之撫有盧氏所謂慈衛也子產者鄭國之相也而國稱
之曰母夫豈以子產無烈火之燄竹書之券也乎爲人臣
子心創而著其忠孝爲婦女心創而獲其節義各以救人
則不獲自救以衛人則不獲自衛所獲其救之衛之者天
也孺人之爲閭相有十載之姑十五載之翁二十載之兒
孽戾宗以孝則牖下之奠奠之敢尸以義則日夕之慝莫
敢作以節則自甘而安以儉則不過乎物是非一慈也而
謂慈領之者猶夫墳衍嶽瀆不別于地而地包舉之譬于
國僑則慈道含四矣故持人國家不明慈衛之義者以救

國則無以衛其家以救家則無以衛其身孺人之翁司徒

公思曰司徒公名維禎浦中仁厚長者也黃子未為諸生時常為騷公與林溪州先好之時家銅海往來浦中必

主盧氏合知盧母之有五德也方為銓郎時江陵初柄國用威楚東濕海

內既濡首不自終制海內章奏道孝義者率格不下司徒

公當時心非之也今海內又明法上下逡逡以文貌相羈

然小有劇賊燠勢力劫士大夫則士大夫俛首污面從之

當宁不得已廉諸海內孝義之行用彰瘴風示之則是天

下士大夫卒自救瞑眩藉是筭髻者以為發藥也堂內則

甚慈用筐篋盛其喜怒諸姊投管籥投地鏘然則櫛縱有

剝疽之痛安在嚴家之無格虜乎士大夫固自嚴以當宁

視之則猶孺子也姚安太守張先生曰吾女幼而通詩書
識道理遇大事有擔當不爲浮議所動天下固多男子識
道理通詩書值大事委擔相視道逢傭奴談禍福吉凶目
瞠然不知所謀遇金炭重輕崩角攀昂者不可勝數此其
故豈可僅操箠校作之乎天下無事不講救衛之術驟有
事又不得志操婦人觀紱而前則是使雄貌雌聲者相謾
爲笑也故謂天下失德救以孝天下無制救以義天下寡
信救以節天下失利救以儉四者未得吾慈不失以張孺
人之慈立于旣斃四顧之際抽緒如綫以至于衣被方幅
使天下賢俊長者望其亂子如吉光威鳳冀爲儕輩恐不

可得以是而衛天下猶搔竈上繙井而舉之也巾櫛而有國僑則是在斯矣于是八月曲周路直指述諸風誦以孺人之行達宸聽既有命遠邇翕然姚安諸昆從謂余實知之余謂是天下之慈衛也故因為解老而又舉之以當頌于此

魏太君七十四序

福永曰蓋魏中嚴之母中嚴在諫垣敢言常抗疏諫內操論王瑄救胡御史頗有直聲得調官侍養歸三年里中諸生為之乞言壽其母于是其友黃茂先仲英王伊人鑾洪尊光廟謝光彝焜皆有詩請子為之序

聚百順不足以事其親從一順無以事其君嘗聞之乎有

正色者無柔氣有直言者寡怡聲以色與親不以與其君以言事主不以危其身嘗聞之乎吾聞之魏中嚴先生先生從東觀爲給事中於時天下方平敵人適退縉紳脫璫禍初覩雲日先生欣然迎太夫人就養邸中居一年芴藥復作諸臣談虎色戒于市先生屢抗疏批大郤不導乃于于焉以太夫人歸自京師夫先生所得此者殊難也先生之意豈不以吾以言與主則不得以色與親以順與親則又不得以順與君將以其親正告于君使世之爲君者知天下人子事其君不樂有過盡之言又以其親微告其友使世之爲臣者知天下人臣事其親必無所不盡之事故

先生所爲此者殊難也中貴人了然無所自致動語天子
謂諸臣私其親違其君天子則甚洞然謂是情理何可強
也夫使諸臣盡力亦不過如所事其親而止污其身足以
尊其親則爲之污其身不足以尊其親則亦不爲也且爲
親者養有子危苦千出比及成且老矣爲樂甚少百惟恐
不順之爲君者養有臣若藝瓜華爲樂方多事事順之則
天下無復臣子者雖甚順臣亦宐有所不可也方先生抗
疏論內操時太夫人方來京師正七十候命十數日不下
同輩心懾以爲是且撼北堂之樹先生顧雍容垂魚自若
及最後抗疏論王璫救胡侍御北牙大譁諸無賴者伺於

江渚先生方召賈爲太夫人飾冠珮陳設庭中命諸生宣
綸徽與太夫人跪起不異曩時卽天子亦心知先生許侍
養歸不罪也諸無賴者卒中創無所攫去自非先生至行
格于神明則爲太夫人福力所持無疑矣人臣聚精神不
足以動其主乃藉母夫人福力所持其心甚慙然先生固
盎然有以自信計今歸又三年太夫人七十有四矣豹闥
之間日以變瑣闥之言日以少而太夫人之齒日以兒步
日以康視諸顯貴人持祿翱翔乞■假不得相軋者所得
孰多耶先生亦微爲所親言吾以太夫人歸有所得者四
無所失者五蓋先生素友恭伯兄亦且老歲時荆壘得聚

庭下一也引孫曹誦詩遶北堂得聞鄉音二也得從鄉社
讀約訓子弟三也上貽天子之仁四也且當虎冠時省封
駁不爲避難不見諸碌碌者不爲倨誦伐檀不怍看邸報
不驚移牀遠客無患此九者皆栖遲都下者之所無有而
先生全收之故自^{先生}今日以始持杯^{先生}進太夫人蓋百歲
有九百歲之積也太夫人亦云天子真聖明吾從親黨醜
酒擊鮮集姻婭言話甚便爲牀几蹋^{先生}度膚適體諸新脆
從海中來分餉戚里極多不似碣石菜市時天子不聖明
不俾我有此鄉里貴高貴重顯爵天下皆然然自數年以
來恍于瑞禍野老聞京官輒搖首卽使此時饑亦底退

四方亦底定尋常簪筆從戶庭接殘客交關文書月季堆
金還屋租衆勸先生寧爲之乎又舍此卽令帷幄急智邊
園急才當宁拊髀一一重臣屈志共事仗兩鉞冀一當之
福衆抑勸先生爲之乎先生度皆不爲則從先生紆三年
弄卿寺印如搏黍不可飴老耳先生初爲庶吉士三年二
十四考再第一始爲給事中二十疏再批鱗邇不測乃得
侍養天下君子負才識應昌期勞苦得此者鮮鮮矣以其
勞苦駢集于此而後鍾豫于太夫人太夫人之取此若挹
行潦也余數諸先輩從東觀入青瑣抗節大用者不可勝
記儀封王浚川以論廖鵬公不二十年至少保金華藩竹

澗以裁汪鉅公不三十年爲大司空會稽陶南川以論八
俊去最晚亦四十年至大司馬王潘熒熒不及太夫人南
川得及太夫人然其摧剝顛撲備極辛楚士君子肩負天
下進不避難退不干澤如三君子後福不足多覬然受二
人遺體率不幸當三君子時垂魚拖紳曾參所非也不肖
周僮仰傲屣何足談先生行喬嶽爲一世薨棟幸逢聖明
瞻顧聿新又值太夫人強飯含飴遶階堂有白華之詩房
有右招之歌側耳四海誦名無窮卽擊鼓吹笙椎牛烹羔
集梓里娛太夫人遣諸生尚羊誦黃生之言豈爲過哉於
是親朋蓋多有忭舞稱天子萬年大夫人亦萬年者余因

不揣忘其荒廢輒爲之序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是
之謂歟

解伊人奏績序

吾聞之趙文子之行也服義而敦往孝乎親而友乎兄隨
武子之行也滅其身不遺其友量君而不忘其親蘧伯玉
之行也汲汲乎以善存亾自設于隰括之中桐提伯華之
行也多聞而難誕湛爲人之淵泉此四君子者吾求之不
得其倫也以吾所親見者解伊人使君使君稟于興門以
文章夙奮其昆仲皆珪琰巖序大華小嵩言鏘而行尊伊
人顧挹然若初勝衣聆其言論繹其風旨修聲郤色冲悟

而繹于道義夫有趙范之素脩羊躔之業善酌不盈以視
夫傅丹粉弄柔翰厲色荏中擣然批繩者猶鳳卵之與螻
丸耳豈可絜其員方哉方伊人筮仕爲建陽理官洞達利
病每每出犀鑑于簿書之表居一年而四鄰誦神焉又一
年而四鄰誦仁焉夫其誦神者能吏可爲也而其誦仁者
非能吏可爲也伊人固常言吾北堂幸良視視諸子讞斷
以爲餐飯棗戟銓瑣無珩瑀之音則魚佩爲之動色吾是
以以是理者初學之也夫今其學之玉色銀手絕惡起敬
者已六七年于此矣聖天子加意吏治動稱久任度無所
施于鷹掣颺舉者而間一試之使君使君受之怡如也而

又加煦焉以爲是猶之介丘者或禪或觀無所加土則致其風雨而已故爲君子者爲政非難問學而知道之難知道則無所得失無所得失故蒞志于民社以召美去惡鮮所負責于君親兄友之間今具冠紱握筆喫墨自以爲知大體起衰振弊者彌望也而水旱寇攘率置之以爲是城隍壇壝之事天子洞其原本謂治須得人須實行將後文藝而先行已屢見申命矣當事者猶且爭之以爲水旱寇攘生于世之不肯碌鹿爲文章者而使君坐舉主不調夫賈生歷詆時政絳灌不遷咎于吳公長卿好奇自汙文翁不見繩于法吏今使君之治狀已重達于宸聽而徐生

之文行未見譏于有道卽復雍容緩步紆聲而取卿相于使君何間焉而使君顧以是益著其卓績瑋行益以勤富宁之問其敦尚宏實益有以信來彥而起後之學者故曰使君知道者也知道者不忤于志不變于物不以世之殿最以爲臧否今先生大人治陰陽毗中外無銷弭之略匡攘之具獨進而與士子爭其行墨以爲是柔脆者相茹奉也令其家亦有長者大人右執七箸問爾所以行諛進者幾人矣筆楮殺者幾人矣是令其親長爲之不御也天下方有道虎豹之采盡于文章熊豕填膺者不得不以力自懋如必改鸞音以爲鷹趾振玉戚以爲瓦缶非獨使君有

所不能卽造化以爲未可也使君旣練習八郡之事視八

郡溟渤如覆杯掌一日乘鮑艘從泉海出銅山銅山本建

陽波濤可二千里使君出一葉凌厲其間陽侯爲之開道

天吳爲之兌喙予昨見心驚謂若是人豈復知天下有平

陂之數寵辱之考者乎當道卒以明于海上阨塞動

靜一舉而收粵海之勳再舉而殲滔天之桀則是皆使君

之以也豎儒披卷見一難字如蠶婦遇蠟見一句須注者

以爲是鞮譯所遺驟加一官收民詞不洞四顧問胥卒雌

啞矣何况見賊又舍衽席從魚龍渡乎問大人先生卽舉

阨塞士卒姓名情實隱伏與變此諒非尋行墨白望

者之所能知也平津侯老益狡獪發邊難十不得一董江
都書極無當諸祈禳事雖內庭猶時時用之今天子責問
大臣邊計動靜常以戶牖平津默然正體者則國家何賴
焉天下治亂文武互用武不避險文不避奇才士擁車鬼
神爲推嚮令使君無徐生之累不四五載拜銓瑣拱揖以
去見諸吏胥遞白囊書號押知外有何事卽大不濟稱詞
林讀書街東擬議問難顧影相笑如負櫪具豈復知有滄
瀛之外興波如山鬪艦如鷗手舉天吳之鬚唾伏陽侯之
頭者乎鐘鼓幸有靈天下幸樂治庭鳳之孽止聲于彭蠡
惠潮之寇滅景于番禺伯兄吹鏡歌中澤之詩仲氏肄鐘

進昇平之曲雖伯父母聞之受祉九京又可知也昔第五伯魚初入都勸當宁以積賢爲務李絳入對亦以公苛細收人心爲要今使君奏最亦且行矣明主必復問所以啓泰持傾者使君毋亦申明主之言先行已而後文藝使天下敦古敦往之士舍其帖括以茂實相茲勉也已受民社乃相其劇易視剛柔之轡循轍而差等之母使拙者守館釘市其迂疎巧者據彈繩弄其文墨卽復不然宐令逸才異等之彥自爲聲格超乘而上當夫馬班在御不輟衛寶之勳伏董橫經未馳袁鼂之策彼夫雕蟲炙輶者猶不相礙也而况于躬聖賢之言脩孝弟之務苞英凝質跂足于

王明感立于道側者乎鼎趾卽未傾戎莽卽尚伏聖賢豪
杰卽未遽出決無有天下嗤嗤釋文墨而談弓刀略行詒
而課訓詁之理今輦上貴人削簡生風灑研興霧取博奧
之士澡身馬肆與天子分其燕及不過一繭紙辨事耳而
相視佺佺如負萬鈞之弩欲令如使君下絃堂操瓢舟凌
不測之江誰當助其張帆者乎且以行墨尺幅齧髮受習
覆方寸紙輒不自辨而欲令其從三軍之麾察韓白之色
從九塞之表識祖泉之道此亦烏稷所共疑馬蟻所同歎
矣予與吏部公同籍卅四載未有尺素之交幸與開府公
從長安馬上相值今旣荒邈忽從島外與使君促膝談當

下三千年疑難正反盡之矣古今論史之言幾數百家其最著者柳子厚呂東萊蘇子瞻胡明仲子厚肆而曲東萊腴而膚子瞻疎而直明仲詳而碎南書所作猶是四家而辨博醇雅不爲詭激之論觀其所論董江都王茂弘溫文真寇平仲諸賢各有意乎正直忠厚之裁也所由來太世之持鋒剡騁驟縱橫者遠矣老泉喜權變習短長之言卒爲和仲厲箕如南書所云與石青並樹龍門無疑也